

任縣志卷之十一

知縣季 芷介菴重修

廟寺碑記

重修城隍廟記

教諭高 榕

國家丕昭祀典尊禮百神九天下神祇有益於民者莫不崇殊廟貌以享以禮矧城隍威靈光烈昭示萬世以捍寇敵以保人民雨暘之休咎生民之休戚莫不告焉是宜修飾以嚴禮事在在有之無問乎三里

任縣志

卷之十一

一

之城七里之郭也古任縣治東舊有城隍廟歷年既久莫充本始訪諸故老無有識者宣德己酉縣尉章公得中重建景泰丙子縣令劉公譽建立後宮繼有蘇公敏齊公鳳悉循舊規修飾廟貌者有之繪畫神像者有之成化丁酉吳公黼來宰是邑謁瞻祠下見廟廡之卑隘諸神之圖像惕然而感廟不宏麗不足以安神神不肖像不足以起敬遂捐俸爲倡仍募耆民之樂助者以就其志於是鳩工庀材伐石陶瓴委陰陽官王銘醫生文學以董其事撤其舊規而崇廣

之作正殿三間崇二丈餘廣視崇深視廣翼以兩廡
楹二十有四分爲八司善惡具列左右由是景像
嚴善惡區別可勸可戒凡拜於庭者莫不目駭而
心怵起敬而起畏遊觀之士旁午道塗而此廟之盛
甲於他邑也工旣告竣道士王海雲孫勝等請予記
之曰本廟見管基址東西雖有四十五步廣狹不一
今分爲三南闊一十二步中闊十五步北闊一十八
步南北長五十五步東至趙通屋爲界西至任冕屋
爲界南至大街爲界北至謝謹園爲界民士恐主香

火人更易不常後日或有侵擾願勒諸石以傳于後
夫古者天子省方觀俗若諸侯不舉山川神祇之祀
者爲不敬不敬削以地是以諸侯各盡敬於境內神
祇而嚴其祀事焉今公處古諸侯之任自下車以來
省察風土周知民情每病此邑之民以爭地爭田而
吳訟者十常八九一切從而釐正之民莫不懷其惠
於民也如此况事神哉是舉也神又將享其德矣民
其惠神享其德公之政於是乎可見茲因其請辭
不獲乃據狀直書以俾後之人有考云豈成化十

七年三月既望

重修城隍廟記

邑之秩祀曰城隍考之周禮不載義經有城復於隍之說蓋王公設險以守其國後世緣此遂爲廟貌而祀之國家誕受天命奄有萬方既設官分職以長治之復稽古命禮去城隍前代封爵之謬惟歲時報祈凡新官至使先祗謁而後從事其事神之意最重所以鎮境土贊陰陽而教民義也嘉靖初年邑侯鄧師陳公璣以進士來宰是邑平徭節費敬神恤民不二

任縣志

卷之十一

三

載而學校官宇備加修葺邑之東街舊有城隍廟隘陋傾圯深懼缺典乃曰治民事神一理也神妥則民安而物阜矣乃捐俸鳩工展地恢祠未竟而遷於茲五紀廟日就頽東街士民相與語曰吾等世寓斯街使神廟暴褻非吾等責耶於是具稟于縣各出已財爲倡募邑里貴家大族捐貲助修創制弘闊經年而告成焉據中趾正殿五楹拜廈三楹分列六曹爲二祠十八楹後擁寢室三楹最外爲正門三楹樹屏之間爲顯靈昭應二旗門內列十五社土地爲二祠八

楹中爲儀門三楹東爲胤育祠西爲五瘟祠各三楹由儀門兩翼而後旋步而入四隅爲道院則神獲內靜之安人有環帶之勢朝陽浴彩金壁映輝每微風徐來旗鈴遞響朔望問靈求卜者鐘鼓之聲相緝東街士民喜曰明有禮樂幽有鬼神吾人之心若矣神其舒英闡靈弼亮聖天子宣和于天奠儀于地贊襄邑侯以育物安民斯神之職業也因祈而備言之用紀諸石使後來者有所考焉
峕萬曆八年十月旣望
穀旦

任縣志

卷之十一

四

重修城隍記

邑人趙文炳

邑中有二權曰城隍曰縣令人君以此二權者致天下之治而使之更相助夫推令之權而後能賞罰一邑之人使賢者無繲綫桎梏之災不賢者無以享其安養休息之利然其間亦有不盡然者則善無所觀惡者益肆焉而無忌官之權有時而窮矣故舉而委之于神不報于顯者將報于冥不報于今者將報于後而大姦巨慝始有所懼而不敢爲惡是城隍之權有助于令者非淺鮮矣任邑大街近東門舊有城隍

祠歲久就圯邑人陳雄翟嘉賔等捐貲募財修飾廟
寢廊廡神像輪奐增美丹碧輝煌燦然比昔改觀矣
夫衣冠飾貌人見而敬之乘駕唱騶人望而避之惟
神亦然廟貌偉則神益尊望之儼然若有臨之在上
者九邑侯筮仕祇謁必思陟降厥士日監在茲而其
志兢兢矣士大夫望之必思神之格思不可度思嚴
憚起而不惰冥冥矣衆庶見之必思神之尊嚴若茲
是作善而降之祥作不善而降之殃者恐恐然不敢
爲不善于閒居矣廟貌之威嚴于刑罰拜謁之化速

任縣志

卷之十一

五

于政令眞有助邑令而俾治道者是舉也盖不妄矣
故爲之記皆萬曆十三年乙酉十月 日撰

重修城隍廟後殿記

邑侯羅文寶

自昔聖王畫疆分理高城浚隍於以捍衛人民豈徒
恃其區區智術以把持之盖亦藉力于鬼神焉子產
有言神道遠人道邇審若是則惟民義之是務足矣
而奚取敬神爲哉嗟乎人之力有所必窮天之威有
所不測鬼神者奉天之威以禍福斯人者也易曰鬼
神害盈而福謙書曰鬼神無常饗饗于克誠使果無

鬼神則是盈謙混淆杳無彰瘴而聖人制爲祭祀之禮盡具文矣噫維天生人豈其使之暴戾眦睚詐愚若怯淫酗侈肆作奸犯科而靡所底乎必不然矣是故有禮以教之有法以治之凡以使善者荷褒嘉惡者蒙戮辱而或褒嘉戮辱之所不及者則鬼神察其隱燭其微而陰隲譴之盖有積善不蒙褒而子孫藩熾貴顯者矣則鬼神之所陰隲也有積惡不蒙戮而子孫衰微隕滅者矣則鬼神之所陰譴也故爲不善于顯明之中者人得而非之爲不善于幽獨之中者

鬼神得而誅之禮之所能繩約法之所能束縛者人猶得逞其智力趨且避于其間惟鬼神之賞罰則雖欲逃之不可得已余嘗慨夫世之人機巧百出造種種惡業彼其一念不死之良心豈獨與善人殊而理不勝私義不勝利旦晝所爲可與鬼神知者能幾試于中夜獨醒降心內訟省譽計過有不欲杜門齟舌自殺者又能幾此何以故人之最靈者惟心心固自有神焉心之神與鬼神之神相爲感召究竟非二也修之吉悖之凶萬古不易之理而幽明合一之道也

余來令是邦徃徃見人告訴無不發誓呼天劃地以自明雖稍知自愛者亦所不免彼其意無亦謂鬼神無知豈盡如吾言以譴責我乎且爲一時苟免計耳詎知狡僞之狀不能欺人而能欺神乎鬼神之聰明視于無形聽于無聲况有形與聲者乎邵子之詩云金石猶能動鬼神其可欺虛語云乎哉余故因耆民趙守經等之請而備言之以詔百姓若夫鳩工庀材增修後殿月焚香燭衆致其誠誠以城隍之神爲一邑之司命而凜然一念有足取者諸捐貲者得列名

任縣志

卷之十一

七

碑陰萬曆三十二年歲在甲辰三月望日之吉

重修城隍廟記

內丘和 羨

嘗聞有司之職在于治民事神任幕許公諱成裡以會稽世家來佐百里夫固治民而民無不治且于朔望謁神見城隍廟漸就傾圮慨然嘆曰賞罰所以治明而賞不能及于潛德罰不能及于隱惡求其威命靈爽助吏治所不逮者則顯祐伯是已以聰明正直之神默祐萬姓曾不獲享有寧宇也可乎因謀之縣主余公公曰此吾所有志而未暇者于是共捐

清俸庀材鳩工不費民間一粒而輪奐重光此段公案不可磨滅爰伐貞珉用紀歲月云

大清康熙六年歲舍丁未春三月 日撰

重修玉皇廟記

鉅鹿張紹先

任古大陸地其城南枕龍崗北環陸澤最爲形勝昔人于城之隈建 玉皇廟所以儼對越謹昭事也歲久蝕於風雨人跡罕到景色淒涼吾儕日在覆幬中戴天而忘天之高豈在茲時保之意乎三韓杜公令任之初順治五年之二月也六月大雨壞城郭至八

月下旬秋潦既定捐俸鳩工補苴綢繆民懷樂土卽以其餘力葺治 玉皇廟敗者更之缺者增之規模閎敞丹雘陸離非人間峻宇可埒也夫修城郭以勤民也葺 玉皇廟以敬天也此可以見公之心知公之政矣今又捐俸庀材肇修明倫堂求懿德而肆時夏以興起文明之治其規恢制度豈傳舍其官者可彷彿其萬一哉且公以文武才畧經營紀綱蒞任二載政聲嘖嘖前直指鄧公撫臺于公交章薦剡今直指蘇公又薦爲畿南最其名已題 御屏覆金甌行

將不次超擢鐘鼎銘勛海內慰商霖焉治任特其一
班云爾公名天成號諭封遼東之盖州人

峇

順治七年 月 日撰

重修北關玄帝廟記 邑人謝豐年

任水國也民間祀玄帝神惟謹且坎水位也昔人於
城之北門外立廟一區以爲水鎮其始作之人年月
俱不可考但廟面城門以爲屏蔽或創建城隍卽立
此廟以爲巨鎮未可知也廟之南去濠尚數武廟之

任縣志

卷之十一

九

西址卽河之東涯濠水由此而瀉然昔人於此建閘
爲蓄洩計閘水湍急澎湃如瀑布然廟基雖錮以磚
石然日漸月積難免齷齪歲乙酉六月霽霖大作洪
水泛溢鯨波鼉浪壞民田舍以萬計故廟亦不免焉
然廟壞則門無屏蔽外通達路內窺通衢一望之間
洞胸達腹畧無隱藏於風氣亦爲不美邑侯高公心
爲傷焉進父老而謀修之捐俸金以爲衆倡鳩工庀
材翼歲春始營度其事丁夫則役之里甲而材具日
作之費則皆闔縣士民之樂輸者也繼任郭公又捐

金而加丹堊焉壯麗完固視昔倍蓰噫兵荒之亂離甫定腹枵者尚未宿飽繞樹者尚未定棲一有徵發慮率逋匿苦同剜肉獨事神一節爭先恐後良可怪已或曰維今之人多凶多懼朝不及夕無所不禱借此修福以求冥佑亦俗情不能免耳曰非然也崇禎祀年拾有柒載癸酉寇警則偵禦靡寧戊寅城破則肝腦塗地庚辰辛巳歲頻大禘則弱肉強食甲申王寇焚掠同室操戈舉國若狂亡者十之八九人非鐵石未易存也凡今之人以生爲寄苟得醉飽卽春臺

任縣志

卷之十一

十

壽域不啻其歡且樂矣何忍吝其餘財撓其善事耶語曰人勞則思思則善心生今正勞而思之之時也賢有司因而噢咻之利導之莫不奉之若父母趨之如流水矣是廟之修可以見民志之趨善焉又可見人神歡悅

皇仁之浩蕩焉豈可與修福以求冥佑者同日語哉卽曰作廟妥神屏此一方亦其小者爾

康熙十一年十二月 日

重修廣祐王廟記

師德華

應天受命拯水火之民立綱紀作禮樂創業垂統貽厥後昆帝王之業也燮理陰陽坐而論道致君堯舜嬖美伊周宰相之職也効力疆場扞王室摧鋒克敵胙土分茅將帥之任也寄百里之命宣教化課農桑布德惠民澤流後世郡牧邑長之事也雖崇卑之等有殊而昭時利後歆享血食陰爲國之景祐其揆一也東漢范史所載名臣崔公子玉者天鍾貞幹性秉明達出宰邑土除長子之狐而邪惑熄戮光山之虎而虐孽消德譽洋溢洽于區宇閭閻細小之氓莫

不知之既沒郡邑慕而像之號曰崔府君有宋靖康之祀金人陷汴以徽欽歸北時康王提兵追救及邯鄲之野群臣父老遮道而諫恢復中土王意未決俄有持蠟丸血書至云卽眞早救父母王感泣還軍而南府君以神馬助王乘之及王卽皇帝位詔封府君爲嘉應侯使郡邑廟之金大中祀五嶽以衡嶽屬宋詔以侯權之逮我皇元奄有天下列聖相承累詔前代聖帝明王忠臣烈士載在祀典者有司歲時祀之至元末追封爲靈惠齊聖廣祐王寶書付磁廟蓋報

本追遠奉神治民之急務也任之爲邑春秋晉封羽
頡地土肥物穰俗美風淳隸屬順德邑北有祀經歲
綿邈頹替不支過者荒涼瞻者慘怛至大改元秋新
宰劉公聞禮下車晉謁覩而嘆惜遂鳩金帛遴材梓
命工度費以成勝事耆長趨風吏屬贊飲至大己酉
秋九月十六日肇建正殿神明咸一新之十月十六
日落成越二日率郡人大祭告厥成功禮也祀之日
莫不忻仰僉曰非宰之用心其孰能乎是歲春旱一
禱而雨夏鄰邑螟蝗不入任境秋旱又禱而雨黎庶
駭然曰任之虔敬事神其感應也如此余寓是邑有
年稔知其里風鄉俗邑人士孟吉闔善安庭瑞周温
等俱有才幹見義勇爲有豪俊之風求記于予因次
其始末而紀之其辭曰

任縣志

卷之十一

十一

厥初天地分玄黃

聖人立極開洪荒

尊卑貴賤名昭彰

臣爲紀兮君爲綱

九重端拱垂衣裳

萬邦承化無愆忘

生民被澤何汪洋

忠勤有位人循良

擴充仁政能毗襄

生榮死慕如存常

崔公傑偉鍾穹蒼

赤劉范史書馨芳

除狐斬虎宣貞綱

妖災虐孽俱披攘

高宗還御乘神驤

侯封嘉應榮朝章

金祀五嶽權南方

中原禧庇咸寧康

皇元肇祚天隆昌

齊聖廣祐推尊王

磁祠封誥來巖廊

威靈赫赫如飛揚

任之古廟成荒涼

往還孰不生徬徨

下車新宰心惟傷

奮然締構工無遑

鳩材敦匠弘緣張

彩梁繪棟重雕牆

任縣志

卷之十一

十三

簷楹金碧輝朝陽

告功期月成如翔

犧性樂祭鳴鏗鏘

格思敢射人安量

春秋曠旱田疇妨

沛然應禱甘霖霽

鄰郊禾稼傷螟蝗

界封不入無憂惶

宰家闕閱巍陵崗

化行百里爲民望

神祠不墜歆蒸嘗

萬齡天子遐無疆

元延祐三年十一月

重修聖水井廟記

邑侯徐恭

任邑西北去城十有五里有原泉混混不舍晝夜名

曰聖水井焉井有石欄記曰大德六年前此則不知也九遇歲旱至誠祈禱取水盛瓶必能興雲致雨以蘇民望成化十六年重修至是又重葺之明弘治五年七月二十日

重修聖水井廟記

邑侯李 擴

弘治乙丑秋七月擴奉命由東沂來知任縣事自忖草茅謏劣蒞此名邦顧夙夜憂勤惟民事是亟誠以風俗之純漓人心之臧否未易之故也及觀于學則士勤于業巡於鄉則農務乎耕族黨比閭之間舉皆

任縣志

卷之十一

十四

樂其樂而利其利余起而歎曰昔河陽花發單父琴鳴雖其邑宰之循良殆亦風俗純厚之所致也任邑之俗若此可謂純且厚矣予忝宰斯邑可不以安仁子賤爲法哉由是敷政從寬將欲法古人之愛民者而未逮正德丙寅冬月無雪明年春無雨乃率僚屬士人徧禱羣神欲以回天和慰民望也有士夫請曰縣治西迤北二十里地有聖水井廟曩者遇旱有禱輒應盍往禱焉僉以爲然遂齋戒修省燕服徒行薦牲行禮致敬如在祝告既畢以楮帛置井上旋轉數

次而下是卽神之陰受也汲水而還有頃上天興雲
風雷交作霧霏隨至遐邇沾足二麥有秋三農歌而
四民樂矣然神有利人之澤而人無奉神之報可乎
書曰至誠感神又曰鬼神無常享享於克誠是誠之
能感于神也尚矣使誠有不至則神之福吾民者安
能保其久而不替耶於是命耆民李鳳吳佐王仲義
募貲督工用建神祠恢弘舊制使棲神有地錫福無
疆不特有時和歲豐之慶抑且鍾靈毓秀與岐山洛
水並傳于不朽矣爲吾民者何幸也哉是爲記明正

任縣志

卷之十一

十五

德己巳九月 日撰

重修聖水井廟記

邑侯季 芷

任邑當九河通達之區無崇山峻嶺以志勝距城北
二十里許廣漠之中有聖水井八景之一也莫考所
自始按井欄鐫大德六年屈指三朝歷年四百泉冽
而甘四時不竭相傳歲旱誠禱之則霖雨立降以是
都人士傾心皈嚮建宇立祠肖河山玉泉諸聖以主
之祈賽之盛不獨任邑爲然卽隣封接壤聞風瞻仰
者亦繼踵而來凶災疾病樂利營求有無不禱禱無

不應蓋聖水之名既久且遠而聖水之爲神亦廣且大也殿院兩廡代不乏人修葺迨明弘治壬子邑令徐公恭重建而後復百有六十餘載風雨飄搖檐楹崩圯居人竊嘆觀者沉吟住持黃冠何太寶募願甫興諸方夢應聚微成鉅擇日涓時伐貞珉搜巨材陶堅甃遴良工荷畚奮鍤按墨審繩不朞年而歆者正仆者起蝕者完斷者續黝者煥規度一新耳目創異此一役也無論殿宇崢嶸薨駢鱗次而四像儼然威德殊勝是皆黃冠之力爲之哉聖水之名久且遠而

聖水之爲神廣且大也利不在一邑而赫奕遍及諸方利又不在一時而保障因之千載斯固感之而卽動也舉之而卽應也是皆黃冠之力爲之也古先王封建山川尊崇社稷凡有功德於民則祀之能禦大災捍大患則祀之聖水其在斯乎余于是年冬十月履畝閱荒單車至止黃冠丐一言以昭示來茲余知聖水之名不以其泉以其神聖水之爲神利不在一邑而在四方千載而下猶愛戴其福澤云遂援筆而紀其畧

清康熙八年歲次己酉冬十有一月嘉平前五日

重修小關庄老君堂記

邑侯羅文寶

邑東二里許舊有老君堂歲久剝蝕不稱雅觀加以
客秋淫雨爲虐所在廬舍漂搖民無寧居而茲堂之
傾圮無怪已今年春道人陳冲懷以爲言不佞捐俸
金爲之倡而慕義者斗米百錢共鳩工而葺之於是
采椽丹堊煥然一新冲懷求余言爲記余曰老氏之
教以清靜無爲爲本故曰我好靜而民自正我無爲
而民自化夫自正自化者民之福也使民之自正自
化者清靜無爲之道也此吾所謂求福不回者也非
爲新堂妥神靈以徼福利之謂也因書數語勒之堅
砥以志歲月萬曆三十六年歲在戊申夏六月之吉

章臺邨勅建龍神廟記

邑人賀天成

今上紀元年之辛酉夏六月不雨禾苗就槁時郡丞
杜公眎邑篆下令民間潔誠虔禱遷神於沙河之赫
山先是杜公曾令沙故知神靈響甚著乃有是命及
昇神至中道風雲陡作甘雨隨車抵邑城而大注遂
獲有秋一時善信走謁神像者如鶩北將送神還赫

山忽附一男子曰吾欲廟於此不去也隨奔詣邨之南親畫區宇若者爲門若者爲殿爲寢爲池井井有制於是里人就指畫處議廟以妥神各捐金粟有差數月而規制成踰年而殿宇門廟備殿後甃池半畝題曰育龍四方香火雲集出百里外靈響眎赫山有加里人勾予爲記以紀其異予讀郡志赫山在沙之杜口邨萬山中地名野穴遠近有禱輒應神履歷不可考然聞父老言神故儒者聞人譚不孝子忤逆狀輒欲攫而嚙之自顧已生鱗爪遂化爲龍其說似誕

任縣志

卷之十一

十八

第稗史載唐李衛公微時暮宿嫗舍乘馬入雲中代龍行雨鑿鑿有據則前說亦未爲誕也他若化爲女子歲指甲中神妙不測俱類是夫龍之爲靈昭昭也能見能屈能伸有時鞭霆而上九天有時含珠尺澤或沛墨雨于硯沼或幻竹杖於葛陂變化無方也無方者豈可以有像求之而况 宮貝闕神不乏居海錯河珎神不乏供又奚取於廟之祀之爲竊有說於此神靈雖異不離一誠天淵雖隔感之神無有而無不有者也以爲有不將指水居士

動作之具以爲無則此 蠻昭格降祥降殃
何物而況於龍乎葉公好龍而真龍入室顧長康
龍點睛輒飛去是皆精誠之所致也矧夫廟之祀
之耶章臺邨故無龍神廟而神忽降是神之不可測
也卽令廟之池之庸知龍在是不在是哉則亦以精
感通之而已如曰龍可霖雨者也我廟之祀之神
必福我永無亢陽冰雹之譽是天帝或授之私而龍
其權謂之龍則可謂之神恐或不然崇禎元年歲

戊辰七月 日

任縣志

卷之十一

十九

修復三里橋關廟記

邑人史抱璞

廟宇之在天下者莫盛於漢壽亭侯自城市邨落以
迄遐荒絕域無不肖像以祀而崇奉不衰其威靈赫
奕誠有懾服人於千百世以下者侯之忠勤在漢室
其行事在志林後學何所致誦美嘗憶侯有言曰日
在天之上心在人之中落落二語已具見一生梗槩
曾廟貌尚存忍令其棟折榱崩委諸草莽乎况大
墟北三里橋距任城孔邇而侯廟傾圮不一修

老子弟何以 安

張 倡 鳩

貲易頹而整更腐而新我侯在天之 于是得所
依不至有風雨飄搖之患矣顧思古廟頹廢所在皆
是獨於侯則不問何地堂構聿新俎豆無替者何良
以侯之英靈照耀今昔卽如充城之息馬地陶村之
風雨竹亭一經侯足跡所到遂巍莪其宮繡袞其服
至一切卉植器用之屬亦珍重而不敢褻有如是者
任之人感侯膽義瞻侯狀貌猶此志也能無樂事勸
功曲爲妥侑地乎其於修復也固宜爰叙事勒石以
告後之來者

各寺碑記

重修崇勝寺記

訓導吳 嵩

佛之一法自後漢時流入中國而其法始興自東魏初大興塔廟而其寺始建繼今上自國都下及郡邑皆建寺設殿以嚴事之盖所以興其法也任縣在城西北舊建崇勝寺一所歷年既久殿宇傾圯正統十四年春僧會福增暨其徒思慧募緣于四方以作新之不果師徒相繼而逝至景泰改元之初僧會海靜偕其徒德昇續而爲之既成後殿復創臥佛殿增飾

任縣志

卷之十一

二十一

佛像於中又建山門廊廡塑像於 木及周歲殿宇一新入者改觀落成之日請予爲言予惟示法者佛也興法者徒也非佛無以示其法非徒無以興其法若潤之金山蜀之蛾眉代之五臺皆此佛此法也然其徒相與修之葺之安保其久而不廢耶此其興法在徒信不誣矣矧近年以來朝廷方有事於邊陲百姓困於賦歛寺之僧勞不已甚能使人傾資竭產以新其殿宇謂非能興其法者有如是乎雖然有興有勢必然使後之居此寺宗此法者果能心前人

之心行前人之行將見佛法永興皇圖永固與天地相爲永久矣今因其請姑述其佛之示法與夫僧之興法者爲之記云明景泰三年七月二十一日記

崇勝寺鋪砌臺殿記

崇勝寺在縣治後北門內盖古刹云刱建之時不可攷殿宇巋然則宣德時鄉薦紳侍御胡公準所構也雄偉鉅麗甲於諸寺中肖釋迦及諸佛菩薩梵相莊嚴北向爲三大士像瞻禮者時時拜謁其下殆邑中一勝地也歲月屢更工亦漸圯賴時時葺治之壯麗

任縣志

卷之十一

二十一

猶昔獨布地多毀壞得無弁華冠而跣足也乎檀越徐騰蛟王之貴等首倡善果醵金治之易甃以石皆椎琢精楚旣堅且美殿外臺級一新以苾芻廣林董其事始於萬曆三十年今十餘載來謁者升其臺履其地髣髴遊化城而登極樂厥功巨哉寺僧欲謀諸不朽礪石以徵記余非敢於佞佛間亦涉內典了空義側聞佛西方之聖人也其國曰淨土其心清淨其身無垢而行無染也自貝葉東流中土建精舍而事之盖不敢以穢褻也諸佛菩薩不可記稽海內有三

大勝境洛伽山在南海孤嶼中有千步金沙居然福地峨嵋高與雲齊塵壒不到五臺山地名清涼放光明此三大士托栖之地清淨亦復如是向令珠宮琳閣之間而有毀壞不葺之地如穢褻何如崇事何然則諸君之舉盖得清淨之義矣昔如來說法於祇樹給孤獨園令以黃金布地名曰金界是舉也雖石也然誠心之堅與金等卽謂之金界亦無不可奚必資夫鍛鍊出之爐冶而後稱黃金也邪雖然更有說焉佛何在在吾心耳心苟無垢則卽心卽佛矣苟方

寸之間尚多塵污雖黃金布地天女未必散花其於覺王之旨失之遠矣諸檀越固皆善持心者吾願其更精進云明萬曆四十一年歲次昭陽赤奮正月日

重修任縣臺南鎮清涼寺記 邑人張子文

浮屠之教其來遠矣肇興于西方之天竺自漢明帝感金人之夢遣使求其道得其書及其沙門由是始入中國當時惟楚王英最先好之迨六朝事之漸謹教遂大行至於今日郡國莫不建寺肖像以祀之亦以佛化之有益於人耳盖以空化執智也以慈化忍

仁也以地獄化愚忠也故中下之人聞其說而信之
所謂行權救溺是亦化民之一機資治之一術理難
遽廢而不欲去之吾邑臺南鎮有寺曰清涼初於隋
開皇之五年繼建於我朝正統七年而重修於成化
之十六年其地窪下多水歲久而頽將至於廢住持
圓喜大懼不振爰請於邑侯古澤潘公愷將欲大啟
其宇使佛教之不隳也公聽之有善人劉山陳士賢
等咸願從事於是四方之心翕然而應財輸以所樂
施力助以所可致木石既富工匠子來由是殿宇重

興像教大備聿新百年之制度弘啓一時之巨觀何
如其壯麗耶且也挹遠山之秀麗臨流水之潺湲香
稻修楊得於一覽之下明霞皎月接於翹首之餘鐸
音與鼓韻喧填帆影共香烟縹緲此寺勝槩之大畧
也若夫供奉之誠皈依之敬見之于人心者卽可以
見佛化之有感使爲之徒者益加精進克守清規不
失西方之教無負乎我朝列聖建寺設僧之意予又
不無厚望焉
正德十一年歲次丙子九月 日

習錄後序

邑人高大經

者人心之本體也聖也者全夫心體者也學也者求以全夫心體者也是故心外無道心外無聖心外無學一也自堯舜以至於孔孟未之或異故其言曰精一曰敬止曰操存舍亡曰求放心一也謂事乎外者也秦漢以降則行不著習不聖人者無所從事矣迨宋諸大儒出始知講學要諸聖以立極而斯道之傳賴以不

任縣志

卷之十一

二十五

襲既久徒類益盛見聞不同而失真者亦衆矣說愈詳而理愈支功愈深而心愈蔽聖人之學又復大晦賴陽 王天子超悟深造獨得聖學之宗是故以良知盡人心之全體以致良知盡人心之實學其曰惟精 以惟一曰博又所以約禮曰明善所以誠身曰知 一又曰明德在於親民曰位育在於慎獨曰盡 之性所以盡人物之性皆所謂致其良知以復其心體者也夫焉有所倚於外乎於戲斯道也考前聖而不謬俟後聖而不疑所謂堯舜與人同與人皆

可以爲堯舜者也然人見其道之高明也未見其克周之實也見其功之直截也未見其積致之密也見其立論不同異於朱子也未見其遵晚年之定論有功於朱之大者也故皆擯斥醜詆列爲禪學夫禪氏是內非外遺棄倫理廢絕世教者也而先生之道則內外本末一以貫之正相牴牾比而誣之殆亦弗思也乎故學者必有實欲學聖人之志而後見先生之學始真必真有以見先生之學而後知聖人可學而至苟舍此而從事於支離煩難之間而猶曰吾之學

聖賢之正傳也其自蔽亦甚矣愚自甫冠知志學旣而以不得其門墮落汨沒殆及十年庚寅秋始聞先生之學於陽信令徐子明年辛卯復講於齊東簿岳子初甚駭愕旣而有疑旣而信又相與徃復就正者且彌歲月而後於先生之學若似有聞焉者然竊懼昏弱淺陋徒事夫口耳而不能誠諸踐履之實又先生之大罪人也用是謀諸二子取傳習錄刻之以重自勗勵且廣其傳使豪傑之士聞之者有所興起庶賴衆輔多而先生之學可昭明於天下後世也乎

杜鴻臚終養序

馬從謙

嘗聞士之立於世也其要有二曰忠也孝也聖朝以孝治天下是故於始仕者有依親之典其既也有省親之典又許侍其親以終所養焉蓋體群臣而優恤之周也依親者必未有職守省親者則又有期限可以去所職而無所限者惟養親爲然順德杜君子靜者乃始仕爲鴻臚之屬甫二年以其母孺人年屆耄耋亟請於朝以養親之典歸方杜君之辭其親也而來未幾復請於朝也而去或者疑之予曰不然夫教

任縣志

卷之十一

二十七

其子而勗之以有成者親也親之教其子以有成苟有階可進而仕焉心之所甚願也杜君膺仕之期母懽然命之杜母庭訓之嚴君竦然受之則始之來也夫何疑焉旣而宦成矣親老不可就養矣思其親而不能忘於懷養其親而不違於典何所憚而不爲何所慕而不去夫亦以從仕之日長報親之日短則無所疑者今日之去也夫以杜君厠禮官縮朝章列於清廟明堂之次以整端甫束帶之儀亦少舒其幼之所學以無辱乎其親則固以孝爲忠矣今承歡温清

親爲

矣 之常而亦人所能也

其奉母命而來不失厥考義方之教思母老
去初無慕乎富貴之心直以誠於愛日率內外大
以盡其孝敬之責者將以一身終之其仕止久速
不詭於聖人之教而和順懇切又足爲風俗之淳其
孝也如此有不忠者乎其爲家也如此有不能爲國
者乎予于其異日立身行已揚名顯親卽以今日之
所存驗之杜君其廣之哉忠也孝也君之能事也要
任縣志 卷之十一 二十八

其極至爾矣君之僚友孫以言等羨君之行屬文於
因 君之志行而序之

記

重建蓮洲書院記

語溪吳

輅

己亥
進士

昔人書院之建將集都人士而講學焉故鹿洞鷺湖
槩有構築以獎掖後進非但偃息優遊其中取逸樂
屏塵囂也前輩蓮洲先生官成歸里於縣庠門之東
設立書院於時咏歌紀勝者不下數輩皆一時聞人
自明季兵燹以後隻椽片瓦無或畱遺百年廢興有
足悼者今伊孫冰壺謝公年方壯盛遽解綬賦歸去
來不忘先烈志圖興復遂鳩工庀材改建于某處門

任縣志

卷之十一

二十九

室堂廡週以繚垣眎昔有加余因之有感焉士大夫
角巾私第非寄興于月露風雲卽怡情于臺榭歌舞
誰復有紹述先正不憚迂遠以爲之者顧振起無人
則故基猶存輪奐不再雖在城闈雉堞間不長淪于
蔓草荒烟徒資後人之憑吊也哉乃蓮洲翁以創爲
貽而水壺公以述而兼創前賢所爲垂裕者藉後人
之繩武而益顯得古墨莊義塾遺意焉卽何徒養重
寡營爲也故于其落成欣然屬筆爲之序時康熙十
有二年正月望日也

苗總制去思碑引

瀛海陳 正

盖周召伯有甘棠之愛班仲升有攀轅之 自
臣賢相德政施於海宇恩澤洽於人心凡我士民
之爲元老親之若父母 曰不宜恭自吾瀛
部院苗下車以來經國子民撫兵訓士野無潢池
輩家多絃誦之聲路不拾遺夜不閉戶是誠周之
伯漢之仲升也茲者奉

命旋都屏翰王室郡內士庶失其怙恃能無瞻依之念

任縣志

卷之十一

三十

乎某等攀轅無計念切甘棠糾工立碑以慰民望凡
捐資者請註銜名以誌不朽

墓誌

宋氏謝節婦墓誌

江左周南

文辭亦有律令非祇爲現在人作薌澤也予生平硜硜不爲瞰名者之餌故得不毀此律然其于忠孝節義之有關名教有裨世風者又不禁津津稱道不擇地而口碑也天下惟真忠孝節義不求人知而終不至湮滅無聞者正以留芳澤于賢士大夫之口採之當道貢之朝廷故使潛德幽光卒能彰顯永垂奕世嗚呼世特患無真人品耳何懼知希耶歲庚子春偶

任縣志

卷之十一

三十一

歷渚陽渚陽之賢士大夫皆注稱宋母謝孺人之節之賢爲渚陽之間氣也當其始宋公普以邑增生連得志于有司聲名藉藉原配張氏誕一女適謝貢生拔字張氏不祿續娶謝氏生子國光未三閱月而宋公疾革計捐館之日謝僅年及并有三也痛悼幾絕顧念血胤有光因自誓曰氏爲宋也婦應以身殉氏爲宋也母當留其身以有待宋之室子然獨有婦婦又無一鬣一篋足自存立亦子然獨有子力工紡績以治饗殮主持門戶無有外侵婦道也而兼父道育

子成立訓以詩書克紹箕裘爲名博士弟子母道也而兼父道愛其女之字謝氏者視子愛其媳陳氏之力佐勤儉也視女而諸慈惠之見千應賓客睦隣族撫僕婢者膾炙人口始知孺人之淵靜謹約直爲笄禕之蕭范乎光遊上庠卽病臥二年而謝卒尚未得大顯其志以報劬勞謝之目或已瞑而光之痛未有艾也永言孝思曷能已已乎行將豎碑墓左以志栢舟之操乃乞言于邑侯吳公公固心折久之樂于表揚者會疾劇不能應顧予謂曰子爲江南名士何靳

一言以闡潛德况忠孝節義又素爲吾子之所樂道者囚援筆屬稿乃覺前此律令之嚴似特爲造物所留以待渚陽謝節母傳芳聲也至其爲蒼梧之竹北山之石延乎之劍直攝之三十年冰霜之內渚陽之賢士大夫各有輿論以俟當世之採貢者云

大清順治十七年 月 日

銘

劉烈女墓銘

郡侯秦隣晉

而志兮維貞而名兮亦成死有餘榮無忝所生佳城

鬱鬱墓草青青百年萬禩日月爭明

任縣志

卷之十一

三十三